

元代名医滑寿的生平与医学成就

★ 许敬生^{1*} 孙现鹏² 贾可娟² (1. 河南中医院学院 郑州 450008; 2.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郑州 450004)

摘要:滑寿,字伯仁,一字伯休,晚号櫻宁生。元末明初著名医家,著有《读素问钞》、《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诊家枢要》等医学著作,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读素问钞》是分类整理、择要类编《素问》之作,开节要类编《素问》之先河。《难经本义》则考证《难经》条文出处,详加点校,求其本义,使《难经》医理彰显于世,成为注释《难经》的典范之作。《十四经发挥》为针灸学著作,书中强调了任、督二脉的地位,提出任、督二脉应与十二正经并列,而称十四经。循经考订穴位657穴,首倡循经取穴法,对于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诊家枢要》则是滑寿的脉诊专著,详述30种脉象,又把30种脉象主病与六部定位结合起来诊断疾病。滑氏之脉学对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影响甚深。滑寿临床方面无专著传世,然从《名医类案》收录滑氏的47则医案中亦能窥其端倪。滑氏辨证详而精审,精于脉诊,对妇科疾病更为擅长,临床治疾,活人无数,有神医之称。

关键词:滑寿; 医家; 医学成就

中图分类号:R - 09 **文献标识码:**A

The biographical sketch and medical achievement of HUA Shou the great physician in Yuan Dynasty

XU Jing-sheng¹, SUN Xian-peng², JIA Ke-juan²

1. Hen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8

2. Hen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04

Abstract:HUA Shou, name BoRen, another name BoXiu ,last name. Ying Ning-sheng, was the great physician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ing of Ming Dynasty, who wrote *The Transcription of Essential Questions*,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Nanjing*,*Shisijing Fahui*,*The Juncture of Diagnosing* and other book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ranscription of Essential Questions* the first book which classified Essential Questions and picked out the important part then organized them of the same kind gave an valuable direction on the study of *Essential Questions*. *The Real Sgnificance of Difficult Classic* which researched the source of origin of title as well as item, then edited article and sthdied its original meanings clarifys the meaning of *Difficult Classic*,was thought as typical example that noting *Nanjing*. *Shisijing Fahui* is an excellent book about acupuncture which emphasized conception channel and governor channel and twelve regular Channels together and called them fourteen regular channels, researched and confirmaled 657 point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point selection along channel,which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The Juncture of Diagnosing* is a monograph on pulse-checking,which describe 30 kinds of pulse tracings and combine them with sick together for diagnosing, which gives great influence on *Pin Hu Mai Xue* written by Li Shizhen. There are no clinic books written by Hua Shou, but *Mingyi Leian* has recorded his 47 cases from which we can know that he detailedly differentiated symptoms and subtly checked pulse,was good at gynecological disease. So he saved many peoples lives and was called magical doctor.

Key words:Hua Shou; Doctor; Medical achievement

0 前言

中医学两千多年来产生了众多的著名医家。每位医家在继承前人理论与经验的基础的同时,又在医学的某些方面

有所创造发明,形成了各人的独到见解。独立地研究每一位医家,总结其学术成就,可以从中发现其理论建树和临证经验,从而对其学术成就有更深刻的认识,以启迪后学。元代

* 作者简介:许敬生(1945-),男,安徽萧县人,河南中医院学院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分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中医古代文献和中医药文化的研究。

医家滑寿即是其中之佼佼者,其在医学上建树颇多。

为了分析总结滑寿的医学成就,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1 滑寿生平

滑寿,字伯仁,一字伯休,晚号櫻宁生,是元末明初的著名中原医家。滑氏生活在元末明初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祖籍襄城(今河南许昌),出生在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属),而大多数时间居余姚(今浙江),一生淡泊名利,以行医济世为乐。他本姓刘,因从医而改名易姓,在淮南叫滑寿,在吴中(今江苏)叫伯仁氏,在鄞城(今浙江宁波)叫櫻宁生,櫻宁者,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修养境界,谓心神宁静,不为外界事物所扰,可见他把这种境界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滑氏由儒而及医,在经典文献的整理、经络穴位的考订及脉诊方面颇有成就,既是中医理论家,又是临床大家。江瓘的《名医类案》中收载其医案47则,活人无数,时人称之为神医。《绍兴府志》亦谓寿医能决生死,与朱丹溪彦修齐名。

1.1 生卒里籍

滑寿的生卒年代没有行成定论,学者之间认识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滑氏生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卒于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享年82岁;有的学者则认为滑氏生于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卒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享年72岁。考诸有关资料,未见有关滑氏生卒年代的确切记载。《明史》中有其传记,然未及生卒年代,仅谓:“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四库全书提要》称:“寿卒明洪武中,故明史著之。”从上述资料可以明确滑氏为元末明初人,且享年七十岁以上。《明史·列传·方伎传》载:“滑寿,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仪真,后又徙余姚。”^[1]朱右《櫻宁生传》曰:“世为许州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许徙仪真,而寿生焉。”^[2]又曰:“在淮南曰滑寿,在吴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宁生。然则许乃祖贯,鄞乃寄居,实则仪真人也。”^[3]《河南通志》载:“先世为许襄人,当元时,父、祖官江南,自许迁仪真,生寿。”按襄城为今河南省襄城县,仪真为今江苏省仪征县,余姚今浙江省。由此可知,滑寿祖籍河南襄城,乃河南人氏,元初其祖辈及父辈到江南一带做官,因而迁到江苏仪真及余姚等地。又相传滑寿本姓刘,元明之际,天下大乱,改易姓名,隐于医界。另据《绍兴府志》云:“寿盖刘文成基之兄,易姓名为医。文成既贵,尝劝之仕,不应而去。”^[4]《浙江通志》亦载:“按《滑氏家谱》,则为刘基之兄弟也,基尝访之于余姚,留数月而去。”^[5]考刘基(公元1311~1375年),明·青田人,字伯温。元·至顺年间进士,曾任浙东行省元帅都事等职,因事罢官。回乡后曾参与镇压浙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投奔朱元璋,明王朝各种制度的建立,基多参与其事。官至御史中丞、太史令,封诚意伯。洪武四年辞官。此说待考。滑寿的子孙散居余姚、武林(今浙江杭州),而以武林最盛。

1.2 师承授受

滑寿幼年,曾师韩说先生学习儒术,据《余姚县志》称其“学儒于韩说。习儒学及诸子百家之书,曾为乡举。”《仪真县志》谓寿:“日记千余言,操笔为文,文风温雅,词有思致,

尤长于乐府。”^[6]公元(1335~1340)间曾应组乡试,后放弃科举,爱好医术,转而学习岐黄之术,潜心医药。据《明史·列传·方技传》,滑寿初学医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名医王居中,时京口名医王居中客居仪征,滑寿数次前往拜访,态度极诚肯,王居中见其心诚志坚,是可造之才,遂授其《素问》、《难经》二书。王居中认为:医学源于黄帝、岐伯,而其说存于《素问》中,《难经》又本《素问》,故应深入领会其中之要旨。滑寿在学习钻研《素问》、《难经》的过程中,不但领悟确切,并能在融汇贯通的基础上,不盲从师说古训,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有感于《素问》、《难经》中论述虽然详尽深奥,但原书结构层次上有欠分明,文字亦有个别缺漏之处,于是询问王氏能否将原书中的内容加以分类注释,便于阅读理解。据《明史》记载其请于师曰:“《素问》详矣,多错简,愚将分藏象、经度等十一类,类钞而读。《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腑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旨注而读之。”王氏对他这种善于学习的精神大加赞赏,认为在这方面学生超过了自己,并且预言滑寿将在医业上有所成就。后滑寿将《素问》的内容加以分类,少加注释,著成《读素问钞》;将《难经》加以注释成《难经本义》。滑氏自此医学更加精熟。滑寿又习针法于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开阖流注,方圆补泻,尽得其传。考高洞阳,史传无载,但东平其地,素多针灸名医,元初针灸大师窦汉卿曾从邻近东平的滕县李元学医。据《滕县志》称李元之父李浩“常往来东平间,为人治病”。^[7]东平距仪真虽有数百里之遥,但交通便利,有运河可达,高洞阳南游镇江一带固属可能,滑伯仁负笈千里访求名师也是可能的。滑氏认为医学者不可不明经络,经络不明而欲治病疗疾,就好象一个人想练习射箭却不用弓和箭一样,这是肯定做不到的。滑寿精于针灸学,他认为,古人治病大都依靠针灸,很少采用药物、汤液。但自方药盛行以来,针灸逐渐被人忽视,连经络、俞穴亦为医家所不知。他在《十四经发挥·自序》中指出,不明经络则不知邪之所在,不辨腧穴更无法运用针灸。因此,他在经络、俞穴的考订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对《素问》与《灵枢》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多年临床实践,对《素问·骨空》诸论及《灵枢·本输》所述经络训其字义,释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读,著针灸学专著《十四经发挥》三卷。《明史·列传·方技传》称:“寿又参会了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之学而会通之,所治疾无不中。”《难经本义·刘仁本序》说其“学仿于东垣李先生”,《难经本义·张翥序》亦曰:“早为李氏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李杲足迹未至江南,与寿时代亦不相及,翥所云云,殆因许近东垣,附会其说欤!”^[8]考李杲生于金大定二十年,即公元1180,卒于蒙古寿宗元年,即公元1251年,时金亡已17年,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后因避兵往梁,遂以医游于公卿间,壬辰北渡,寓东平,至甲辰还乡,足迹未至江南。笔者认为,李杲虽足迹未至江南,然滑寿身处元代,南北交通已无阻碍,滑氏曾学医于山东东平之高洞阳,可知滑氏足迹亦当至山东。且南北医学已有交流,如朱丹溪学医于罗知悌,罗氏以刘完素、李杲、张子和之学授以丹溪。可知时李氏

之说已传江南，滑氏接触李氏之说是有可能的。从滑寿的临床辨证用药，也可看出其秉承李东垣、刘守真、张从正、朱丹溪各家的学说，尤精于伤寒与妇科。由此观之，刘仁本、张翥之序乃以其学之所承而言，非谓滑氏投师于李杲。又从朱右的滑氏医案中可知，其用李氏之方治病，故滑氏之学仿于李东垣之说当是无疑。

1.3 医术医德

滑氏治学严谨，博览群书，并参会张仲景、刘完素、李杲三家之说，贯通古今，医术大有长进，诊疗水平已远远超出其师。滑氏行医于江浙间，具有高超的医术，愈疴起痼，所治无不奇中，且医德高尚，无论贫富，一视同仁，有求立刻前往诊治，活人无数，于江浙一带负有盛名，凡有疾者，以得其一言决生死而无憾，人皆称之为“神医”、“老仙”。《绍兴府志》谓滑氏医能决生死，与朱丹溪彦修齐名。《难经本义》的序作者之一刘仁本，称：“许昌滑君伯仁甫，挟岐黄之术，精于诊而善于剂者也，愈疴起痼，活人居多。”宋濂亦赞其“江南诸医，未能位之先也”。《明史·列传·方伎传》称滑氏“晚自号樱宁生，江浙间无不知樱宁生者。”滑寿医理贯通古今，辨证详而精审，施治效如桴鼓。一生活人无数，所到之处人们争相求治，以得其一言，定生死而无憾。时江南医生之声望没有超过他的。兹举数案，以见一斑。

有一富家产妇难产，七日没有生下，食甚少。请求滑寿至家诊治，滑寿诊视后，给以凉粥一盂，并擂碎桐叶煎汤与之服下，不久孩子即顺利生下。有人问其道理，樱宁曰：此妇食甚少，未有无谷气而能生者，桐叶得秋气而坠，用桐叶而助妇人产，其气足而自然会下小儿。^[7]

一人患消渴，众医以为肾虚水竭，津液不能上升，遂以温补肾阳之药治之，服药后水渴更甚，旧有的眼疾也复发了。其人日肥胖，因服此药顿消瘦，急来请滑寿治之。滑氏诊察后，叹息道：“水不足应济之以水，始未闻有水不足而以火济之者。”于是摒弃前药，改用寒之剂，先去其火毒，继用苦寒清凉之剂，约月余平复。^[7]

《医学入门》中记载滑氏治一妇患寒疝，自脐下至心，都胀满攻痛，而肋痛尤甚，呕吐烦闷，不进食，两手脉沉结不调。滑氏说：“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毋攻其上。”为她灸章门、气海、中脘。让她内服延胡、官桂、胡椒，佐以木香、茯苓、青皮等，日一服，果然显效。

一人伤寒，已经汗下，病去而背恶寒，脉细如线，汤、熨无效。滑寿以理中汤加姜桂膏附，大剂服下；外以草芨、高良姜、吴茱萸、桂椒诸品大辛热药研末，以姜汁调敷满背，以纸覆盖，稍干即换下。如此半月，竟平复不寒。^[7]

《绍兴府志》载：“一妇孕患腹痛，呻吟，隔垣闻其声，曰：此蛇妖也。砭之，产数蛇，得不死。又一妇人临产而死，视之曰：此小儿手捉其心耳。砭之，即苏，少顷儿下，大指有砭迹。”滑氏曾据脉象断二女之生死而验。有二婢女，七、八月间均患痢疾，其中一大人热喘闷，脉鼓急，滑氏诊后说此病危，已不可治；另一个微热、小便通利，脉洪大而虚软，滑氏说此人可治，马上用下法，而后又用苦坚之剂，果一死一愈。又断一人死证而验，一人病咳血痰，其人脉数而散，体寒热滑氏

认为此二阳病，在法不治，果不其然，夏月乃亡。滑氏医术之神可见一斑。

滑氏医德高尚，不论贫富，只要延请其治病，滑氏将病人之安危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报酬之多少，均前往救治。

1.4 交游鸿儒

滑寿少年习儒，颇有文采，《仪征县志》称滑寿“性警敏，习儒书，日记千余言，操笔为文。词有思致，尤长于乐府。”现流传下来的滑寿的诗非常少，《明诗记事》中尚有一首，题为挽唐丹崖，唐丹崖即唐肃，字处敬，号丹崖，著有丹崖诗集。其诗云：“尚想词垣应奉辰，汉廷曾诏贾生频；如今埋骨秋江上，留得文章照后尘。”滑氏由儒而医，且医术高明。故与当时的名儒及明士交往甚多。滑氏与当时的文人名士朱右、戴良、丁鹤年、宋濂、宋喜等都很熟稔，常常往来交游。宋喜曾赠以诗曰：“滑公江海客，频到贺家溪，采药行云际，吟诗过水溪。”朱右为元末明初人，元时曾以荐授庆元路慈溪县儒学教谕，调萧山，擢主簿。明洪武三年春，曾被荐召至京修元史。朱右曾摭滑寿治疾神效者数十事，为滑氏作传，对于滑氏治疗经验、验案及事迹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宋濂、张翥等名士曾为其《难经本义》作序。《明代名人墨宝》中存有宋濂之子宋璲致滑氏一手札，从其称呼上看，其对滑氏是十分尊敬的。手札的内容为：“前日所惠之药已服，昨日暂止。今早吃些鸭蛋、猪肉、西瓜，忽腹微痛，即大吐，觉颈上有脉牵引作痛，体力倦甚。饮食之类绝未宜口，脚气都只如故。不知今日手脉如何，再服何药，得枉步见过一遭，是所深愿，却恐数劳往来之瘁也。不具，宋璲敬禀樱宁丈执事。”

戴良《九灵山房集》题滑寿像先贊曰：“貌不加丰，体不加长，英英奕奕，其学也昌。早啄诗礼之精华，晚探《素》、《难》之窈茫，推其有，足以防世而范俗。出其余，可以涤藏而湔肠。”戴良，元诗人。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浦江（今浙江）人。曾任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幼年不屑科举，曾学医于朱震亨，博通经史及诸子百家、医卜、释老之说，精于医学，尤工于文辞。诗文并负盛名，其诗尤胜，故与医者多有交往。此文是对滑氏由儒而医的儒医风采加以赞扬。

1.5 晚年悟道

滑氏晚年自号樱宁生，樱宁之意指不为外物所扰动，能够保持心神宁静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修为，语出《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成玄英疏：“撄，慢动也。宁，寂静也……动而常寂，虽撄而宁者也。”滑氏居住在余姚期间，方国珍的军师刘仁本驻兵余姚，对滑氏以礼相待尤为敬重，刘仁本的《羽庭诗集》中有“正月望前一夕，与滑伯仁炼药”诗一首，诗云：“委羽山中鹤堕翎，老仙为我制颓龄；人无金石千年寿，药有丹砂九转灵；轻身已得刀圭秘，莫问昌阳与茯苓”。诗中的老仙不言而喻是对滑氏的赞词，从诗中的“丹砂”、“鼎炉”、“水火”、“老仙”等词中可知滑氏在炼丹制药，似乎也和葛稚川、陶弘景那样炼丹、导引以求长生，亦可从中看出滑氏行道家之术。

元朝灭亡以后，滑氏已入晚年，《浙江通志》载：“按《滑氏家谱》，则为刘基之兄弟也，基尝访于余姚，留数月而去。”

《绍兴府志》亦曰:“叶逢春云:寿盖刘文成基之兄,易姓名为医。文成既贵,尝劝伯仁入仕,不应,留月余乃去。”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六月十五日,卒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终年65岁,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旧属处州府青田县),明代政治家、诗文家。字伯温,晚号犁眉公。故时人称他为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为刘诚意。他死后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被迫赠太师,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他刘文成。刘基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元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23岁的刘基,一举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生涯。他立志报国,但朝廷昏庸腐败,使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屡遭磨难贬谪。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接受朱元璋的邀请,成为参赞军务的谋士,明王朝各种制度的建立,基多参与其事。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尊其为“吾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亮,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由此可知,滑氏本姓刘,因从医而改姓滑。其为明开国功臣刘基之兄,刘基常劝其入仕,但滑氏无意官场,拒绝了基的请求。究其原因,或与其行道家之术,追求清静无为,避世静修的思想有关。从元·戴良在《九灵山房集·怀书櫻宁诗》中亦可见端倪,其诗道:“海日苍凉两鬓丝,异乡漂泊已多时。欲为散木留官道,故托长桑说上池。蜀客著书人岂识,韩公卖药世偏知。道途中是伤心客,只合相关赋黍离。”这首诗表明了虽滑氏不求致仕,有隐逸清修之心,但一样不能真正隐逸,因其在医学上的造诣为世人所知,声名远播,求医问药者接踵而至,使其也不能真正达到隐逸清修的境界。

2 一生著述

滑氏一生不但精于临床亦勤于著述,有记载的就有十几部,其分别为《读伤寒论钞》、《痔瘻篇》、《滑氏脉决》、《本草发挥》、《医韵》、《脉理存真》、《医学引彀》、《櫻宁生补泻心要》、《医学蠹子书》、《麻疹全书》,然以上几部均已佚失,其中《麻疹全书》为借滑氏之名以彰显其书之重要性的伪托之作,王大淳《滑寿<麻疹全书>系伪书考》已经证明其为伪托之作。其传世著作仅有四部:《读素问钞》、《难经本义》、《诊家枢要》、《十四经发挥》。现略述如下。

2.1 《读素问钞》

《黄帝内经》一书是古代医学文献的汇编,除了少数专题讨论的文章以外,大多数都不是单纯论述某一问题,往往涉及若干方面的内容,这就促使学者使用分类的方法研读《黄帝内经》。这种研究方法又分为两种:一是把《黄帝内经》归类,而内容则兼收并蓄的全部保存下来;一种是在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分类,而滑氏的《读素问钞》正是采取了这种分类方法。滑氏的《读素问钞》是选择《素问》中的重点内容,分门别类,重新编次而成,开节略类编《素问》之先河,比起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明代张介宾的《类经》更为简明,基本起到了钩玄提要的作用。故明代汪机赞曰:“非深于岐黄之学不能也。”张介宾的《类经》亦仿滑氏之分类方法而成。《读素问钞》最早著录见于明代的《澹生堂藏书目》:“滑氏《素问注钞》二册。三卷。滑氏注。”《明史·方伎传》载:

“(滑寿)请于师曰:《素问》详矣,多错简,愚将分藏象、经度等为十二类,类钞而读之。”是为《读素问钞》。《仪真县志》载“医祖黄帝岐伯,其言佚不传。世传者惟《素问》、《难经》……寿受读终卷,乃请于王。分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凡十二类,钞而读之。”《中国医籍考》曰:存。《千生堂书目》作《素问注解》三卷。然千顷堂书目著录:“滑氏《素问注钞》十二卷。”详今存本为三卷,每卷之中分为四个部分,如上卷分为卷上之一、卷上之二、卷上之三、卷上之四,卷中及卷上类此,故此十二卷当是将以上各部分各自为一卷所致。

2.2 《难经本义》

滑寿鉴于《难经》原文有文字缺漏、编次错乱的情况,而历代医家注本又不够理想,遂参考元以前《难经》注本及有关医籍诠释《难经》对其内容进行考订、辨析。释义能融会诸论,结合个人见解予以发挥。《明史·方伎传》载:“滑寿曰:《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府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义旨,注而读之可乎?”是为《难经本义》。《难经本义》成书于至正二十一年,即公元1361年,刊于公元1366年,有奉直大夫温州路总管管内劝农兼防御事天台刘仁本序、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诰兼修国史张翥序、工部郎中揭法序。此书博采诸家之长,择吕广、杨玄操、丁德用、虞庶等二十余家之善。广征博引,并参以己意对《难经》进行了全面注释,成为注释《难经》的经典之作。《难经本义》一书首列《阙误总类》一篇,作了校勘,其校记错简衍文一十九条,多属理校,提出疑问及意见,但不加改动。次列《难经汇考》一篇,对《难经》的作者,名义及流传等问题,提出看法。又次列《难经图》篇,载图一十三套。对较复杂的理论,用图表形式加以阐明。并有《汇考》引用诸家姓名》和《本义》引用诸家姓名》栏,自成系统。以上皆不列卷。卷中正文,先经文,次注释。博引元以前医家有关论述,先后计有二十余家,滑氏旁搜博引,融会贯通。凡荣卫部位、脏腑脉法和经络腧穴,以及彼此在病理、论断和治疗上的关系,都加以分析考证,疏其本义,以己见评断。其注文具有特色:一是说理透彻,简明精当;二是广参博引,择善而从;三是点明要点、重点,前后联系,并作归纳有助于初学者系统了解掌握要点;四是实事求是,不因循敷演;五是引导读者“凡读书,要须融活,不可泥滞”。书中注释辞达理明,析其精微,探其隐赜,钩其玄要,辨疑正误,颇得《难经》之旨趣。因此,历代医家对此书评价很高,均视之为善本。^[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辨论精确,考证亦极详审”。《难经本义》成书以后,对后世影响较大,流传甚广,刊本众多,《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载22种。该书于日本·庆长12年(公元1607年)传入日本,在日本多次刊印,对日本医界影响颇深。

2.3 《十四经发挥》

《明史·方伎传》载:“寿学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尝言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惟督任二经,则苞乎腹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于十二经并论。乃取《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篇所述经脉,在元代忽泰必烈的《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的基础上充实而成。”书有四明吕复序、滑氏自序及

滑氏的好友宋濂序。《十四经发挥》刊行于至正元年，即公元1341年。《十四经发挥》刊行后，于公元1303年刊行的《金兰循经取穴图解》渐散佚，至无传本，由此可见《十四经发挥》在当时的影响及其普及性。《十四经发挥》三卷，通考隧道657。卷上为“手足阴阳流注篇”，通论经脉循行规律；卷中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依据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的流注次序分别论述各经经穴歌诀相应的脏腑机能、经穴部位和经脉主病等。以上两篇是在元忽必烈所撰《金兰循经》基础上加以注释补充而成。卷下为“奇经八脉篇”，参考《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圣济总录》等书对奇经八脉的起止、循行路线、所属经穴部及主病等以系统论述。全书附有俯、仰人尺寸图及十四经经穴图。主要特点，是以十二经脉的流注先后为序注明有关穴位，因任、督二经也有专穴，故附入，总称为十四经。其学术价值不仅为国内医界所重视，而且对日本、朝鲜等国的针灸发展亦具有一定影响。本书明代时被收入《薛氏医案》丛书中，《四库全书》未收录，因此世人不多见。近人承澹庵氏在日本觅得该书之古本而详为校注辑成《校注十四经发挥》。此作保存了原书的本来面目，更利于后世对于原著的理解。^[9]

2.4 《诊家枢要》

《诊家枢要》为脉学著作。约撰于元·至正十九年，即公元1359年。在中医诊断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对后世医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滑氏认真总结了《内经》、张仲景辨脉法、《难经》、《脉经》流传以来的精华，对脉法研究透彻精当，条理清晰，文字短小明白，是明代医家喜闻乐见的脉学读物。如王纶、皇甫中、薛己、汪机、张介宾等医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曾以各种方式对《诊家枢要》的内容予以引述，以彰显自己赞同滑寿脉法的观点。此书见载于《明史·列传·方伎传》。被收于明·丁璇《素问钞补正》之后，为丛书《明医指掌》收录，清周学海曾对书进行校注，并列入《周氏医学全书》中。

3 医学成就

滑氏从事医学研究重视经典著作的学习，于《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注释整理，经络腧穴的考订，脉诊的研究均颇有建树，临床治疗辨证灵活，测脉定病以决生死，有神医之称。其验案多收录于《名医类案》中，是位理论与临床并举的医学大家，现将其医学成就分述于下：

3.1 对《素问》的研究整理

《读素问钞》将《素问》原文选取精要者，重新编排，以类相从，分为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十二类，在十二类后附补遗一篇，并作了简要注释。其学术特色如下：

3.1.1 开节要类编《素问》之先河 《内经》是中医学坚实的理论渊薮，文字艰涩，理若渊海，古奥难懂，其编排又是采取综合叙述的方式，或是在一篇之内论及多方面的内容，或是同一内容又散在不同的篇章论述。且《内经》非出于一人之手，所以在内容结构、篇目卷次等方面不够系统、紧凑。从而给读者系统掌握《内经》的理论体系，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引起医家用分类的方法来研读《内经》，而中医

的许多理论便是通过分类研究《内经》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内经》的分类研究，始于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后乃有唐·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元·滑寿的《读素问钞》，明·徐春甫的《医经要旨》，张介宾的《类经》，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清·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薛雪的《医经原旨》，黄元御的《素问悬解》、《灵枢悬解》等。而滑氏的《读素问钞》则是首创节要类编《素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滑氏在研究《内经·素问》时，认为应“删其繁冗，撮其枢要”，把《素问》的有关内容分门编次为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等十二类，注文简明扼要，基本上起到了钩玄的作用。滑氏这种不囿于传统经典的概念，能因时制宜，有所取舍的治学态度，是一种科学精神。

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以《素问》、《九卷》、《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分类合编，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公元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针灸甲乙经》主要是对《内经》中有关于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书中大部分篇文以《灵枢》经文起首，反映皇甫谧在内容安排上，突出《针经》，重在针灸的指导思想。《针灸甲乙经》使针灸学的内容逐渐系统和切合实用，但皇甫谧未在类编的同时给予校释，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人来说，皆不能没有遗憾。

隋·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对《内经》全文进行了分类编注。是杨上善奉朝廷之命编撰的，从分类、校勘、注释三方面研究了《内经》。是类分研究《内经》最早的一本。杨氏据其内容性质之异同，各归其属，进行编次、注释。它将《素问》、《灵枢》原文分为19卷（另有第二十卷佚，其类不详，若加此，则为20类），每类又分若干篇目。19类分别是：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俞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原书为30卷，现存25卷，尚缺第1、4、7、18、20卷。该书是注释《内经》的早期作品，编撰体例取法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并对全文进行了注释。由于该书同《内经》成书的年代最接近，所以对我们学习、理解、研究《内经》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太素》流传至宋代后则在国内失传，公私书目亦无著录，直到清代才从日本流传回国内。

滑寿所著《读素问钞》，与皇甫谧编撰《甲乙经》及杨上善撰注《太素》不同，是对《内经》中的《素问》部分进行整理，首次节要类编《素问》者。滑氏是将《素问》“删去繁冗，撮其枢要”，分门别类，重新编次分为十二类。将《读素问钞》与现行本《素问》对比可以看出，《素问》整篇入编《读素问钞》的仅有“风论”、“痹论”、“痿论”、“厥论”、“咳论”、“阳明脉解”及“异法方宜”7篇，未入编的约有19篇（刺法、本病除外）。每一类中，少则节取《素问》2篇中的内容相合而成，如“标本类”；多则节取25篇中的内容相合组成，如“病能类”；《读素问钞》偶有将《素问》综合改写的内容。滑氏如此分类，以类相从，不仅系统性强，而且汇而观之，也便于了解和

掌握经文的全貌,有利于读者对《素问》中有关问题的整体把握。

滑氏在《读素问钞》中提出分类的具体见解,如:分藏象,首冠“五藏以位,六府以配,五行攸属,职司攸分。”分经度,则冠以“周身乎,惟经度。荣卫注焉,吉凶寓焉;其注其寓,其审察之。”分脉候,亦因为“日月行天,厥候有常,薄蚀侵饵,僭乎常也。脉于人身有常候焉,僭则见之。”分病能,即了解“六气之淫,七情之祟,是动所生,奸在荣卫。”分摄生,则知“天地能生人能养人,全真导气,人自为养也,天地勿与焉。”分论治,则知“干戈甲胄,以治乱也,礼乐教化,以治治也;矢醴麋衡;治人疾也。”分色诊,因为“纲纲缊缊,迎渊瞻云,吉凶之徵,机存乎人。”分针刺,是了解“九针法星,利人九藏,决凝疏滞,渊乎哉针。”分阴阳,“是因为阴阳者,造化之权舆,物各有阴阳,人云乎哉。”分标本,“标本,根干之喻也。草木得根干则生意行,阴阳瘥。知标本则治道明。”分运气,是因为“五运六气,天地之纪用也,生物芸芸,介乎两间,同纪用者,斯人尔。”另列汇萃,是因为“辞不可属,事不可比,森乎众也。”滑氏这样以类相从,并用经文的精要内容统领此类,冠之篇首,不仅系统性强,亦便于掌握经文的全貌。如卷上之一有关藏象内容是从“六节藏象论”、“阳应象大论”、“金匱真言论”、“灵兰秘典论”、“五藏生成篇”、“宣明五气论”、“五藏别论”等篇中选摘集中而成。此可利于读者进行研读,可以随时联系比较,提纲挈领突出重点,易于学习,不费翻检,不怕遗漏,给初学者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亦易于全面了解。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这种分类钞而读之,较之按篇诵习原著者,无疑是学习方法上的一大改进,尤其对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从分类中纲领性的明确起来了,有了一个更科学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受到很多好评,如汪机在《续素问钞自序》中所说的:“予读滑伯仁氏所集素问钞,善其删去繁芜,撮其枢要,且所编次,各以类从,秩然有序,非深于歧黄之学者不能也。”以后徐春甫的《内经要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张介宾的《类经》、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等,都受到滑氏的一定影响,其中对张介宾编撰《类经》影响最大。滑寿可谓是以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研究《内经》的第一人。

《类经》是明代末年医学家张介宾继杨上善之后,全面对《黄帝内经》进行分类研究的又一著作。张氏在《类经·序》中认为,《内经》“文义高古渊微,然自唐以来,虽赖有启玄子之注,其发明玄秘尽多,而遗漏亦复不少。盖有遇难而默者,有于义未始合者,有互见深藏而不便检阅者。至于近代诸家,更不过是顺文敷演,而难者仍未能明,精处仍不能发”。又《内经》篇卷浩繁,有许多相同的论题,分散于不同的篇章,使学习《内经》产生诸多困难。为使“后学了然,见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源,则唯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庶晰其韫。”^[10]于是张介宾对《灵》、《素》经文的篇次及内容进行调整,重新分类,用《灵枢》启《素问》之微,以《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张介宾编撰《类经》,深受滑寿的影响。

张介宾将《类经》分为十二类,即摄生、阴阳、藏象、脉

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汇通。《类经》是对《灵枢》和《素问》的分类,采用的是全文类编的方式。即是将《内经》原文全部收录,重新分类编注。如此,则保证了《内经》一书在内容上的完整性张介宾的《类经》借鉴了滑寿的分类方法,受其影响最大。《类经》的分类,与滑寿的《读素问钞》颇多相似。现简述如下:

两书之相似之处:其一,《读素问钞》分为十二类,《类经》亦分为十二类,除与《读素问钞》相同的藏象、摄生、论治、针刺、阴阳、标本、运气七类外,经络、脉色、疾病、汇通四类与《读素问钞》中的经度、脉候、色诊、病能、汇萃五类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读素问钞》中的“脉候”和“色诊”二类在《类经》中合为一类,《类经》中又多出“气味”一类。其二,《读素问钞》各类中收录的《素问》经文,也多被收录在《类经》相同或相近的类别中。二书皆对所引录的经文标明出处。其三,皆在每类中分为若干节,既有取《内经》中的一篇分为数节者,又节录两篇中的部分经文合为一节者。从以上相同之处分析,张介宾在类编《内经》时,参考并接受了滑寿《读素问钞》的分类方式。正如《慈云楼藏书志》谓:“后来景岳介宾《类经》亦仿伯仁为之也。”张介宾在《类经》序文中亦提及扁鹊、皇甫谧、王冰、滑樱宁等人对其研究《内经》的影响,其谓:“粤稽往古,则周有扁鹊之摘难,晋有玄晏先生之分类,唐有王太仆之补削,元有滑樱宁之撮钞;鉴些四君子而后意决。”^[11]

二书亦有不同:其一,《读素问钞》与《类经》分类排序不同。《类经》首列摄生类,其后依次为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汇通。而滑寿首列藏象类,其后依次是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其二,《类经》每类所分的各篇皆有篇题,而《读素问钞》没有。其三,《类经》“汇通”类中所收录的经文是对前十一类中出现过的经文的重新摘要归类,而《读素问钞》中的“汇萃”类则是前十一类中没有出现过的不便归类的经文。其四,对少部分经文的归类不同。由此说明,《类经》是在继承《读素问钞》的分类方式的基础上,而又有所更新。但其深受滑氏分类方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12]明代程文杰对滑寿的《读素问钞》评价甚高,他认为:医之有《素问》,犹吾儒之有“四书”。不读《素问》,不知病源,不读四书,不知道理。时医只知检方疗疾,不知病源,误人多亦。许昌滑伯仁氏《读素问钞》九卷,其删取之精,编辑之审,其功犹程朱二夫子之于“四书”也。”由此观之,滑氏类编《素问》对后世影响之大。

3.1.2 对《素问》词语的精审训释 滑氏由儒及医,不但对医学理论理解深刻,更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对于文字的古音古义有深入的研究,在类编《素问》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精审校释。于文义枯涩难通之处,详加考释,精点细较,力求理通义顺。校勘的内容,涉及到误文、脱文、衍文、异文、存疑等多个方面。在校文处理上,滑氏不直接改动经文,然当断者必断。注释的内容,包括释词、注音、释通假、释文句、提示要点、串讲文义、阐发医理等方面。如注释《素问·金匱真言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

谿”。王冰注“病在谿”曰：“肉之大会曰谷，肉之小会曰溪。溪乃小分之肉，连于筋骨之间，是肾主骨，而溪乃骨气所生之分肉也。”滑氏则认为此释义虽精，然不能一语中的，于病位亦不能明了。于是补注曰：“谿犹谿谷，言深外也，故病在深外。”滑氏此注与王冰所注可以互补，王氏所注言其肾病发于谿的生理机制，而于病位，言有不及。滑氏于此补充了王氏之注的缺憾，使习经者豁然开朗。又《素问·五藏生成篇》中“徇蒙招尤”一语时，滑氏指出：“当作胸蒙招摇”。胸蒙，谓目瞬，动而蒙昧，下文目瞑是也；招摇谓头振掉而不定也。^[13]王冰注：“徇，疾也；蒙，不明也。言目暴疾而不明也。招尤，谓摇掉不定。尤，甚也。”文义虽通，然字解难通，于是滑氏详加考证认为徇、胸声近，摇、徭古通用，故误胸为徇，摇为尤也。且下文有“目瞑耳聋”，可见徇当为胸之误，仍因声相近致误。摇、徭古通用，尤字之古字为繇，故形近而误。又如释膻中，其谓：“膻中在胸中两乳之间，为气之海。膻，徒旱切，上声，浊字。《说文》云：肉膻也，音同袒裼之袒，云膻中者，岂以袒裼之袒而取义耶？”袒通膻，膻又与膻形近，故滑氏有此推论。^[14]又如《病能篇》“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隔则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暴厥则聋，偏闭塞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著也。”滑氏训诂释义注为：高粱之疾，暴忧之病，内气暴薄，此三者不从内外中风之病，谓非外伤也。以非外伤，故为病留瘦住著，不若风家之善行数变也。瘦当作“瘦”，如“人焉瘦则”之“瘦”。瘦，匿也。故下文云：蹠蹠，寒风湿之病也。此则从外伤而言。厥为气逆；高，膏；梁，粱也。夫肥者令人热中，甘者令人中满，故热气内薄发为消渴、偏枯。气满逆也，逆为违背常候，与平人异也。然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故膈塞痞闭，气脉断绝而上下不通也。藏腑之气不化，禁固于内而不得宣散，故大小便道偏不通泄也。膏粱、暴忧及内气暴薄，此三者非风之中于内，亦非风之伤于外，故瘦匿住著而不去也。^[15]王冰注认为瘦为肌肉消瘦之义，乃望文生义，于文义显然不通。滑氏则从上下文病因病机推断，认为“瘦”字当作“瘦”字，为形近而误所致。又如卷中之四《针刺》篇中，对于“如”的解释加于正文之中：“岐伯曰，泻实者气盛则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如’读曰‘而’，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如’读曰‘而’，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16]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而，犹若也。若与如古同声，故训为如，又训为若”《易·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虞翻注：“而，如也。”《广雅·释古四》：“而，词也”王念孙疏证：“若、而一声之转，皆语词也。”滑氏于《难经本义》注文中亦对此通假字进行了训释，如八十一难曰：“经言有见如入，有见如出者，何谓也？”滑氏注曰：“如，读若而。《孟子》书：望道而未之见。而，读若如。盖通用也。有见而入出者，谓左手按穴，待气来至乃下针，针入，候其气应尽而出针”。以上可以看出，滑氏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功底，于文字古音古义的深谙不惑，使其能正确理解《素问》之文，而不致于产生歧义。其注文更是大益于后学。^[17]

3.1.3 结合临床明释用药的反佐法 《读素问钞》卷中之

二论治：“曰：反治何如？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滑氏在阐释此《内经》文义时结合自身的医疗实践，加以说明，使读者了然于胸，不为所惑。其谓：“夫大寒郁结，蓄聚疝瘕，以热攻除，寒格热反纵，反纵之则痛发尤甚，攻之则热不得，前方以蜜煎乌头佐之，以热蜜多，其药服已便消，此谓热因寒用也。有火气动，服冷已过，热为寒格而身冷呕哕、嗌干、口苦、恶热、好寒，众议为热，冷治则甚，其如之何？则热物冷服，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由是病气随愈，呕哕皆除，醇酒冷饮，则其类矣。此谓热因热用也。又病热者，寒攻之则不入，以豆豉诸冷药酒渍，或温而服之，酒热气同，固无违忤，酒热既尽，寒药已行，从其服食，热便消散，此则寒因热用也。或以诸冷物热剂和之如热食猪肉及粉葵乳，以椒姜橘热剂和之，是亦寒因热用也。又热在下焦治亦然。假如下气虚乏，中焦气壅，肋胁满甚，食已转增，今欲散满则恐虚其下，补下则满甚于中，或谓不救其虚，且恐其满，药入则减，药过依然。故中满下虚，其病常在，乃不知疏启其中，峻补于下，少服则资壅，多服则宣通，由是而疗，中满自除，下虚斯实，此则塞因塞用也。又大热内结，注泄不止，热宜寒疗，结复不除，绵历数年，以热下之，寒去利止，亦其类也。投寒以热，凉而行之；投热以寒，温而行之。始同终民，其之谓也。经云：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亦热因寒用，寒因热用之义。”反佐系一种反治法，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处方中药物组成的反佐，即寒药中佐以热药，热药中佐以寒药，以从其性；其二是汤药内服的反佐，即热药冷服，寒药温服，以免出现格拒现象。滑氏在这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详尽举例说明了反佐之理，使学者深悟其理，明了其用。（待续）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7634.
- [2] 李茂如. 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554.
- [3] 郭嵩春. 中国分省医籍考[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358.
- [4] 许健鹏，李国清. 中国古代名医点评[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917.
- [5] 丹波元胤. 中国医籍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264.
- [6] 魏稼. 滑伯仁对针灸学的贡献[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3，(4)：32.
- [7] 江瑾. 名医类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 [8] 张瑞麟. 历代注释《难经》的概况上[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98,18(3):60-61.
- [9] 中国医籍提要编写组. 《中国医籍提要》[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423.
- [10] 张介宾. 《类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6.
- [11] 吴绍德. 针灸的起源与发展[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6,(1):8.
- [12] 李怀之. 对分类研究《内经》文献的评析[J]. 中医药学刊,2005, 23(9):1692.
- [13] 滑寿. 读素问钞[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42.

（收稿日期：2008-05-11）